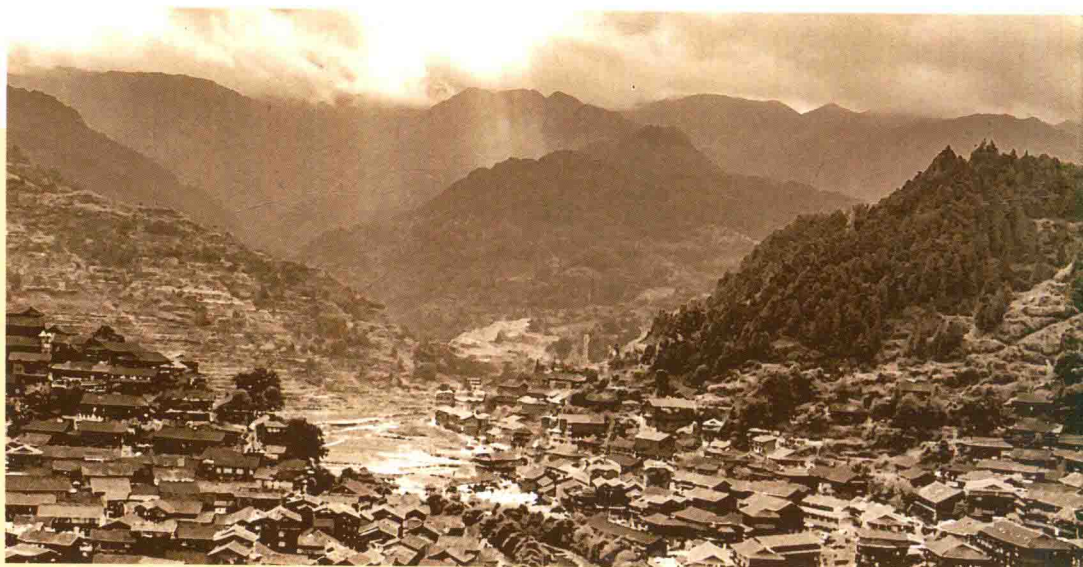



ZHENXING ZHONG DE CUNYU ZHONGGUO:  
BENSE FANGTAN

# 振兴中的村域中国： 本色访谈

严小龙◎著



 人民出版社

# 振兴中的村域中国： 本色访谈

严小龙◎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继新  
封面设计:林芝玉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振兴中的村域中国:本色访谈/严小龙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01-020020-0

I. ①振… II. ①严… III. ①城乡建设-调查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F29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3812 号

## 振兴中的村域中国:本色访谈

ZHENXING ZHONG DE CUNYU ZHONGGUO BENSE FANGTAN

严小龙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4.25

字数:372 千字

ISBN 978-7-01-020020-0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内 容 简 介

### Brief Introduction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延续和升级。乡村振兴的成效，最终取决于乡村在外部力量的作用下能够内生出多少新的前行动力。要创造出这种内生动力，需要克服许多局限约束。其中最为基础的，就是“活化”乡村中的核心要素即土地，否则所有创意都可能是空中楼阁。这就要求有一个合法理、懂民情又清晰可辨的土地产权体系。而意欲对此进行体系性研究，既要有厚重的理论积累更要有深度的村域调研为支撑。为此，近年来作者组织本、研究生围绕农村土地确权问题，以中西部农村为重点在全国开展密集性村域调研。这种调研是在一个理论类型框架中进行的。这个类型框架含有以下六种确权模式：(1) 个体化+确权确地不确股；(2) 合作化+确权确地不确股；(3) 合作化+确权确地确股；(4) 集体化+确权不确地不确股；(5) 集体化+确权确地确股。(6) 集体化+确权确股不确地。这里的“+”，是取其偏好之意，例如“个体化+”意即个体化偏好，以此类推。这种类型化的密集性村域调研目前仍在继续，但已形成的大量访谈记录需要作个阶段性总结。这种总结的体系化，是分为访谈笔录和访谈音录上下两篇以及按时间逻辑结集而成的。上篇收录村域调研访谈稿 24 篇，下篇收录村域调研录音稿 14 篇，两者共计 38 篇。

湖南师范大学政治学重点学科资助出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地确权的社会均衡及其规制治理研究(16BSH024)”、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的社会均衡与协同治理研究(15YBA271)”、湖南省教育厅研究基地项目“县域规制治理中的农地确权社会均衡研究(16K060)”、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从大学生服务新农村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08C521)”的系列成果。

## 自序

村域问题,即包含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真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一般不会笼统地作为一个整体简单出现,或者说,在不同时期它总会有着不同的结构性侧重面。例如:在革命时期,它侧重于农民革命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在建设时期,它侧重于粮食增产和农业哺育工业;在改革时期,它侧重于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以及致力于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和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不过,这些不同的侧重面也会有着共性,这个共性就是,它们大都会围绕土地问题而展开。如此来看,对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认知,则又是另一番图景。这就是:在革命时期,经历了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减租减息,再到土地改革的历史变迁;在建设时期,则经历了从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社会主义改造,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形成,再到土地的“共有共用”也即集体所有、集体使用的人民公社的长期存续;在改革时期,对集体土地的权利安排,又经历了从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一权”统领,到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再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的边际改革。村域问题的这幅历史演变图景,既波澜壮阔又跌宕起伏,但始终联系中华民族兴衰命运,贯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始终。这样一种丰富地融汇历史和现实的研究素材,历史性地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就看怎样才能得到研究者的沉心、用心和会心研读,也即体悉性研究了。

这种研究自然需要沿着学科视野来探寻,而每个学科大都会有着自身的学科术语、话语体系、研究方法以及由此生成的学科特色。不过,尽管各个学科追求自身的特色无可非议,也在常理之中,但若是过于执着,甚至形成

“一刀切”的局面或者陷入一种固化的思维定式,恐怕也会对学术研究本身无益。也就是说,这样可能会偏离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探求实情真理的共同要义。故而,追求学科“特色”的过程,就不能只是为了“特色”而“特色”。它不能是教条主义的行为,也不能是牵强附会的“矫情”,而应该是在如实描述、理性分析和真情演绎的过程中,用心表达而自然流露出来的特点和底色。这种特点和底色,不可避免地,也是指将学科特色和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特色融为一体的特色。这种特色的高端境界,应该是微言大义、深入肌理、沁人心脾甚或是撼人心魄的。若要如此,秉承辩证的、历史的、联系的、有机的、整体的哲学方法论,总不会错的。但于许多研究者包括笔者在内而言,对这种境界的追求,只怕总是处在一个不断鞭策自己、用心体会、努力靠近以及还在路上的情境中。

笔者以为,任何学科欲求创新发展和充满生机,就免不了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互动,也即相关学科之间需要交流、学习、借鉴,甚至融合,以利于取长补短和共生共荣。此种情形,好似大千世界中的众多事物都需要有不同于己的其他事物与己共存、相互之间要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一样。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了与自身相对应的抑或共生的事物存在,那么本体的存在可能也就要跟着岌岌可危了。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的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和孤立存在,恐怕只会摧残自身以致最终让本体也了无生趣。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学科,如同世间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原理一样,也应如此。更何况,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是作为指导执政党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国家意识形态而坚守的,由此也具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意义。而这种意识形态安全意义,还有待于一种包含宏观和微观等内容以及规范和实证等方法的全方位的体系性研究来呵护。故而,探寻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就更应引起足够重视。至少,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学科,既要传承宏观叙事的手法,也要开创微观写实的风格;既要进行应然性的规范研究,说明事物应该是怎样的;也要开展实然性的实证研究,解读事物本来是怎样的。如此才有可能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社会主义方法论原则更好地落到实处,才有可能始终警觉性地克服走个过场、流于形式、装点样子的流弊。这就需要打破业已形成的思维定式、撤除固有的观念藩篱,以雍容博大的胸襟

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博采众长,如此才会有利于学科的发展与推陈出新。

概言之,笔者在此无非是想表达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学科需要博采众长和汲取其他学科的营养,而这本来就是这门学科的创始人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而且在学科研究领域不能只是传承和解释经典文献,也不能总是满足于阐释中央政策。第二个意思: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学科需要注重微观研究,也即科学社会主义也要研究现实问题。如若不然,理论就有可能同实践脱节,也就不能贴切地和令人信服地解释实践,这样科学社会主义就很难深入人心。因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宏观研究,不能将宏大叙事和抽象表述作为这门学科唯一的文本表达范式。第三个意思: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学科需要走出书斋,走进现实和走入实践,不能“闭门造车”,不能只是从书本到书本、用书本解释书本,满足于在书本中绕圈子。也因此,这门学科的推陈出新就至少需要读好两本书:一本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典文献和相关专业的有字书,另一本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无字书”,尤其要读好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实践的这本“无字书”。笔者在近年来频频深入农村调查以及将在访谈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结集出版,正是将上述三个意思付诸行动的一种尝试,用以供同行专家、学者和有思考力的读者评判及斧正,并且期望有贤者不吝赐教。如若还能对相关决策部门的政策完善产生一定的触动及影响,那么这种学术尝试就更有意义了。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湖南师范大学县域发展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究所(筹)教授、博士生导师: 严小龙

2018年2月于长沙岳麓山下西子湖畔

# 目 录

## 上篇：访谈笔录

1. 驻点杨家村·····	3
2. 地方政治与村界“象征”·····	7
3. 杨家村农地确权的历史变迁·····	11
4. 水桐村的人地关系·····	14
5. 农内建房与农地规制·····	18
6. “市场决定”与“凡事必有例外”·····	24
7. 刘庄村访谈印象·····	28
8. 南街村见闻及治理规则·····	37
9. “王地”确权的历史脉络与潘家铺社区的承包地确权·····	45
10. 丰瑞乐家庭农场的经营权分置·····	50
11. 丰瑞乐家庭农场的经营权分置问题再确认·····	54
12. 行政变迁与产权变动·····	57
13. 精准扶贫与王新法的心路历程·····	60
14. 湄潭经验的三层涵义·····	65
15. 征地、搬迁、安置模式与产权变动·····	68
16. 外婆的洪门堂及其三次动地·····	73
17. 洪门村的农地流转和农地征收·····	79
18. 凤形村、青狮村、长乐村的农地确权和农地流转·····	83
19. 报母村和田茂农庄的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	89

20. 新科村和王村的土地确权·····	96
21. 塘约村“确权确地确股”及蝶变的五个逻辑·····	106
22. 小岗村承包地经营权分置困境与鸽子笼村“征地补偿 3.0版”·····	116
23. 华西新市村的集体成员权益·····	128
24. 狮山镇及其谭边社区和白沙桥社区的“确权确股不确地”·····	141

## 下篇:访谈音录

1. 长乐村村民访谈音录·····	161
2. 长乐村大垌农庄访谈音录·····	164
3. 花桥村种田大户访谈音录·····	175
4. 青狮村水稻合作社访谈音录·····	188
5. 报母村报母组村民访谈音录·····	200
6. 李家山社区种粮大户访谈音录·····	224
7. 田茂农庄访谈音录·····	233
8. 新科村访谈音录·····	245
9. 民跃合作社访谈音录·····	277
10. 芙蓉镇王村访谈音录·····	291
11. 塘约村访谈音录·····	306
12. 小岗村访谈音录·····	322
13. 华西新市村访谈音录·····	335
14. 狮山镇及其谭边社区和白沙桥社区访谈音录·····	352
后 记·····	378

## 上篇：访谈笔录



# 1. 驻点杨家村

(湖南省涟源市桥头河镇,2016年7月19日)

村域调查,大体属于微型调查与解剖麻雀式调查的方法论范畴。开展这种调查的关键,一般在于调查场域的选择和进入方式。就是说进入这样一种场域,最好是依赖“质性”熟人关系,或者说借助于互动密切、了解深入的人际交往关系。走这样的“入口”,于社会调查的实效而言,应当是一种较为靠谱的方式,否则可能会因调查场域太陌生,或者因各种缘由被人为地过滤信息,而无法深入探究,导致调研效果事倍功半。而调查场域如果太过熟悉亦然,也即太过熟悉的调查场域也可能让调查者陷入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甚或麻木不仁的境地,从而很难发现问题进而激发思维灵感和引发头脑风暴,也就难求预期的调研绩效。所以从调查原理看,调查场域的选择需要在熟悉与陌生之间达成均衡。或者说,它既不能太过陌生,也不能过于熟悉。正因如此,我们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来进入调查场域,具体来讲就是利用父系、母系的亲密家族关系,进入一种好似熟悉又似乎陌生的调查场域。而驻点调查,则强调蹲下去,当然也要起得来,更有时间要求。我们初步计划二十天左右。稍微令人安心的是,对于此次村域驻点调查,调查小组之前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无论是在物质、关系还是精神上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因而进入调查场域很顺利。

上午从长沙出发,驾驶着新买的奥迪 Q5,一行人顺风顺水抵达杨家村。与本次调研相关的两位村支书及村委会成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且诚恳如实地向我们反映了大量问题和困惑。对此,我们头脑有些发懵。但这种发懵是好事。其一是因为,他们提的问题都很实在很具体,是长期存在的又是现实紧迫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农村变化很快,问题层出不穷,理论需要跟上实践

的紧迫性是很容易感知的。饭后，我们被安顿在一农户家中。这里没有旅社，商业也不太发达，但切不可依此认为这里的人民普遍“贫穷”。这一点会在后面作出说明。把与他们的谈话归纳起来，初步感觉有以下几点。

第一，农村问题真的很复杂。尽管很多人认为农村的事好像很简单。但问题到底复杂到什么程度却难以用语言来表述，可能要留待以后细致的观察、精密的梳理和谨慎的思考，看能否理清其中包含的内容。“复杂”是一种表面的感觉，这种感觉需要详实的材料来证实。我们可以认定，如果你认真、踏实地去收集，这种材料这里并不缺。

第二，合村问题。一个村为什么有两个支书？我们小心询问之后才明白，原来这里正在进行合村。合村是杨家村与野鸭塘村合并，换句话说就是杨家村、野鸭塘村此前都是行政村，合村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行政村，它们由此也就成了两个自然村。为什么要合村，我们闲聊时提出一个假设，可能是为了减少村级行政人员和减少行政费用。据说现在全国各地农村都在合村，究竟这种“一刀切”的政策有多少实效还有待论证。但有个疑问是：农村自改革以来，我们已经明白，要有效解决复杂的农村问题，大都不能采取某种统一的政策。那为什么还要出这种“一刀切”的政策呢？这种政策已为经验所证明，其效果往往都是不太好的。

合村固然是一种行政制度的调整，两个村合并之后形成一个大村名为“四方山村”，原来的两个村变为自然村。但基于这一事实，也是出于尊重当地习俗，原来两个村的村支书我们都称为支书，只不过，上面安排原野鸭塘村支书暂为四方山村支书，原杨家村支书为四方山村秘书，村委会班子待建。他们要成为正式的村级领导人，还有待明年的村级民主选举来确认。还有，就是“株木片”的行政名称挺新鲜。要知道，在公社时期这里叫“株木公社”，后来改称“株木乡”，而现在则叫“株木片”。这里的“片”，其实是“管理区”的简称。每个管理区（副科级）大致下辖 17 个左右的村。这里有四个这样的管理区，统一归桥头河镇（科级）管辖。所以桥头河镇在这里有“小县”的称号。

第三，种粮不如买粮？这是我们借住的农家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我们来算一笔账，稍懂经济学的人都能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算得清。种稻的

成本(一亩地):种子 40 元,插秧人力 200 元(一个工),农药 60 元,牛耕 400 元,肥料 200 元,收割时机器费 200 元,人力 180 元/人/天,管理一亩地大概要请三个工(540 元),收割当天还要负责工人的午饭以及送一条烟,成本算下来大约 1640 元。种稻的收益:亩产 1200 斤(情况较好的),每斤大约 1.5 元,收成 1800 元。种一季稻收入和成本相抵,只赚 160 元钱,但是要花去 140 天的时间。但与之相较,在雇主家打工一天就可以拿到 180 元钱,还包了午饭和打发一条烟(假设有工可打)。所以他在雇主家打工一天就抵上了种一季稻的收入。可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种一季稻花 140 天时间,亩产是 1300 斤左右(最好的情况),最少也有 1000 斤,种两季稻的话亩产也才一千多斤。

所以在没有其他外部条件嵌入的情况下,农户肯定会选择只种一季。可问题是,有农户选择种两季稻,并且选择机械化作业,但这里的地貌却并不适合机械化作业;这个现象耐人寻味。住户跟我们解释说,种两季稻是因为政府有补贴,那为什么政府要补贴这种无效率的耕作方式?而且,据说这种情况县里的工作人员是清楚的。清楚归清楚,但情况依然存在,这或许是一篇大文章。

第四,人少房多问题。吃过晚饭,我们在村里溜达,闲聊中我们发现村中的房子如雨后春笋,鳞次栉比,令人目不暇接。但细看就会发现它们“分化”得很厉害:一方面是现代化质感很强的、占地面积很大的别墅型,使我们感叹;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废弃的、隐藏在摩登建筑物丛林中的低矮民居。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令人费解的是,很多农户家里只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看守着偌大的房子;有些则是门户紧闭,空无一人。这说明什么?至少说明这个地方的人外流得厉害。更奇怪的是,那些新在建的、打了地基的、占据大量农地的这些“房子”,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方面是人员稀少,另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房子呈现的繁荣。这是不合常理的。个中缘由,还有待细细琢磨。

第五,村域地权的确认“象征”。杨家村附近的村庄至少有六个,这六个村庄分别是野鸭塘村、水桐村、义溪村、峡山村、檀山村和温塘村。我们溜达中发现,村际地界确权的“象征”至少有三个:一是杨家村和檀山村之间确权的

界限是一条来自大山的水溪，水溪在这里就充当了确权的“象征”；二是杨家村和峡山村的界限是一排自然形成的小山，所以小山在这里也形成了一个确权的“象征”；使人感到诧异的是，杨家村和温塘村村际确权的“象征”却是民俗。这种民俗，就是大家心里存在的、广泛认同的界限。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必定会发现更多的确权“象征”。

## 2. 地方政治与村界“象征”

(湖南省涟源市桥头河镇,2016年7月20日)

首先,要把昨天所阐述的错误之处更正一下。其一,“种粮不如买粮”中用工是180元每工每天,在主家吃饭,然后打发一包烟而不是一条烟。其二,也是这个问题里面的,种两季稻的总产量是一千多斤,而不是每亩单产。上面已经提到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农户肯定会选择种一季稻,选择种两季稻是因为有政府立项和政府补贴,而农户常常会多报种田亩数,这是因为报的田亩数越多获得的政府补贴越多。我们也看到在这样狭小的不适合机耕的农地上,大型农机在地里转个弯都很困难。所以有知情农户跟我们讲,他们只是做个样子,目的是以项目立项的方式来争取财政补贴。不难懂得,对他们来讲,这是有钱赚的。也可以说,获得项目并且以多报田亩数的方式获取政府补贴,正是这种两季稻机耕项目的经济利益获取机制。还有一个需要补充的,就是地貌与耕作方式的关系。这种地貌的农村适合牛耕而不太适合大型农机耕种(小型农机勉强适合),为什么呢?一个是这里处于湘中地区的丘陵地带,大块平整的农地很少,立体的、有梯阶的、不规整的农地结构是普遍的情形,所以大型农具无用武之地。小型农具虽然可以用于耕作,但是耕田的效果不如牛。原因在于:这里的水田是有相当历史的,农田里软泥的厚度可能有半个人高,人用机耕的话就会很累、不便展开。牛耕就比较适合,尽管犁田的时候牛肚子要贴着水田面。也因此,我们对于农业现代化的思考可能要更深刻些,至少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农业机械化。以上的内容,是对昨天的修改和补充。

今天上午由村支书领路,我们去了桥头河镇政府。我们估摸着这是地方政治生态,也就是说村庄外部的人要进入村庄需要有体制内的认可,尽管这个